Births Deaths and Marriages

A Short Story

By Maryanne Peters

出生死亡和结婚

艾伦不是那种你认为会是罪犯的人。

他有张看起来开放诚实不大的脸，矮小不起眼的身材，皮肤有点松弛。他头上的头发不多，秃头症使他在30岁还不到时就失去了很多头发，他妈妈安慰他说会再长出来的，但却一直没有发生，而妈妈已经去世了。

他不需要那么多的钱而去盗窃。他没有什么恶习或奢侈的爱好。他就是看看电视，阅读书籍，特别是关于海洋自然的书，他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个水手，曾经有一阵子他想存钱买一艘船。但可悲的是，他很容易晕船的。他有可能租一只船出海，是只有仅仅在天气是绝对的风和日丽，风小得都无法把他吹出海湾的时候。

除此之外他唯一的爱好是书法和做剪贴本。他的书法是相当不错的，他认识的文具商有时会给他点小活 -书写出生喜报，结婚请柬，葬礼条幡等。也许这是非常凑巧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他的工作 -有关出生、死亡和结婚。

他在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干了一辈子了。这实际上也不是他选择的，他只不过找了这么个工作而已。这工作并不怎么特别有趣，但它有助于充实艾伦奇想连篇的遐想，诸如家里失去了亲人，新生婴儿被调包，重婚者的婚礼，乱伦、强奸和凶杀。一个人在堆满纸的房间里还能想象到什么？

不，不是缺钱而是因为乏味的日子促使他考虑有一个新的生活。他为的不是那个结果，而是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的刺激和兴奋。

但他要怎样才能作一个案呢？他没有这方面的技能。他花了一些时间练出了一手伪造笔迹的本事。他对写字有兴趣，伪造文书是个不错的开发点，但他仍缺少一个犯罪的对象。然而他在工作中遇到的事情给了他一个启发。

那是关于人寿保险认领的案例，一个妻子从未出过丈夫的家门，她死了以后，保险公司验看了她的尸体，需要检查她是否保了人寿险，而且她是否和认领保险金的声称是丈夫的男人结婚了。

此时，艾伦脑子里没有任何特定的作案目标，他决定先给自己创造一个妻子，一个仅仅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女人。

根据出生证明，梅丽萨·简·戴弗林比他晚两年出生在当地的医院，是哥瑞斯·约翰·戴弗林和伊丽莎白·蒂杜·戴弗林（娘家姓考尔德）的独生女。他们也都有出生证明的。令人幸福的是他们的结婚证书，而令人伤感的是他们各自的死亡证书。梅丽萨和艾伦相遇了，在一年多以前结婚了，那是一个私下的仪式，在婚姻登记处办的，由一个婚礼主持人（现已去世）主持，他的母亲（最近去世）作为一个证婚人，另一个证婚人是梅丽萨的好友莫妮卡，她已回她在荷兰的家乡了。

艾伦甚至还有一张结婚照，这是他最得意的创作。他是用他电脑上的照片P图编辑软件做出来的，他是新郎，而他又是新娘。他只是试图在照片上女性化，他发现在药店里买化妆品容易多了，他给自己化了妆，然后拍了几张照片。然后他在网上选了假发和婚纱（对私下婚礼是没那么讲究的），把这些都穿戴上了。他的圆脸大眼睛没有戴眼镜，使他的脸蛋蛮好看的。

他很满意网购来的花裙子和假发所达到的外观效果，又拍了几张他女性的照片。他留一张在他的办公桌上，如果有人问起，他就可以说：“喔，这是我妻子。”[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创造出一个梅丽萨是十分有趣的事情，而计划她的死亡和领取她的保险金也同样很有趣。但他必须要先给她买人寿保险，然后等待一段说得过去的时间间隔，再把她灭了。

“你应该买互惠的保险，”保险经纪人说。“你可以受益于她的保险金，她也可以受益于你的。我可以给你相当于保一个人的优惠价，条件是如果你俩同时死的话，我们是不付保险金的。”

这听起来很合理，而且价格也比艾伦预计的要低，但这里有一个瑕疵。“你们需要做一个体检，在证明你们的健康情况基本正常的情况下才能享受这个保险，”那个经纪人说。[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这下（不幸地）让整个计划黄了。梅丽萨是不可能得到体检报告的，因为她是不存在的。找个人顶替就违背了艾伦的“完美作案”的第一条准则：没有同谋。而伪造一张假体检报告，即使艾伦认为是可以做出来的，会留下很多漏洞的，因为没有病历记录来证实这样的报告。

根据互惠的保险，艾伦可以弄到一个体检报告，可以毫无疑问地表明他的身体是健康的，但那就是等于只有梅丽萨能受惠于保险金赔偿。而整个计划是梅丽萨死去，而不是艾伦。这倒不是好像艾伦真有一个值得保留的生活，而且支付给寡妇的保险金也许会付得快一点。

所以，艾伦在购买这份保险之前，开始考虑起来了他自己的死亡。如果是他死，事情会容易解决，一个行船的事故，发生在他出海的时候，他是独自一在航海。这比较说得通，他不喜欢梅丽萨死于船难的主意，因为他将必须面对很多对幸存者的提问。不，丈夫死去比较容易解释，特别是她几乎不出家门的，从未有人在外面见过她 -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她/艾伦。

他买了这个互惠的保险。他仍有选择：他死亡，她死亡，或者是他害怕放弃了，无人死亡。[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对于他死亡的问题在于必须由她出面来办理保险金的申报和认领，她需要是一个真实的人，即使是只为处理几个小的事情。在他办公桌上照片里的那个穿着太阳裙剪短发的小女人需要在生活中出现，即使只是在几个短短的场合。这是令人生畏的事情。

他决定了要试试作为梅丽萨在公共场合出现，不是在他的家或是在单位附近，至少一开始不是的。他需要先在陌生的环境里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直到他有自信了再说。

作为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艾伦做了“言行举止像妇女“方面的研究，他惊喜的发现在网上有大量的这方面的信息，还有由许多选择作为女人生活的男人拍的很有帮助的录像，他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还不如他自己未花多少力气的男扮女装。

互联网给了他很多的关于变装和变性方面的知识。艾伦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倾向，但这整个事情对于一个在这方面很少有兴趣的人来说，是相当使人迷魂颠倒的。这整个演习已成为艾伦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了 -这是个具有高智商犯罪为核心的冒险的兴奋，以现在的异性情调的伪装和瞒天过海，太令人高兴了！

仍然，他保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匿名的，不在他家乡附近的，他验了隐形眼镜的度数，网购了蓝色的美瞳镜片。他喜欢梅丽萨是个蓝眼睛的金发女郎，他对结婚照做了修改，与之相配。他刮干净了全身的体毛，这在他工作时是很容易用衣服掩盖起来的。在网上他购买了塑身内衣和一些女装。

在周末，他打扮成梅丽萨，开车去一些距离以外临近的城镇里，去超市里逛逛或在大街上蹓跶。他穿着女装，戴着假发，化着一点淡妆。他发现他有化妆的天资，按着网上的指点他就会了，他觉得这就像做剪贴本一样，这也许听起来奇怪，其实二者都是要注意轮廓、色彩、平衡和总体观。

他的脸像他的头一样，几乎没有毛发，他很自信，有化妆他就像女性了。他还观看网上关于女子仪态的录像，他甚至用这些技巧和自己整出来的女声向陌生人自我介绍。过后，他开车回来，直接开进车库，再从内部的门进到屋里。

艾伦·宾格利是个一丝不苟做事严谨的人，他把他的这些特质运用于发展他的女性角色方面。他小心谨慎地加大力度，然而他走的每一步都达到成功。他开始作为梅丽萨打电话了，甚至打到办公室里为艾伦请病假 -那是他全天扮演梅丽萨的日子。

当他很有自信了，他决定作为梅丽萨去考个驾照，给她增加一个身份证件。这包括作为梅丽萨要通过路规笔试，然后坐在考官身边路考近一个小时。路考官是个老头，显然没想到坐在旁边的不是个女人。他用“亲爱的”称呼了梅丽萨几次，对于她的驾驶技术给予表扬和赞赏，并且很高兴地给她通过了。艾伦很享受这整个过程，可能有点超享受了。

艾伦还弄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玩偶，这样可以显得他开着车带梅丽萨出去，他们需要有被人看见在一起的时候。他绝不想让人在近距离看清楚，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必须要消除任何对于他俩关系的怀疑，因此，他会找机会表示“我妻子梅丽萨在那边的车子里”之类的来表明她的存在。

他还给梅丽萨申请了社会保险号和护照，每次他都打扮成和照片中一样的梅丽萨去办理的。所以这些都是为他自己的死亡做准备，而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

艾伦有保持隐私的有利条件，他住在属于他父母的房子里，四周环绕着花园。他能在家里扮作梅丽萨，他用的是全副女装，有几次他甚至是打开着大门亮相的。有一次一个邻居来告诉他街上的下水道堵了，她邀请他去她家里喝咖啡聊天，他很礼貌地推辞了，但不是拒绝，而是说改天再去了。他是应该能做的，这是迟早的事了。

艾伦开始喜欢做梅丽萨来放松自己了。他作为艾伦整理花园，但他很有趣地发现在家里，梅丽萨比他要整洁，做饭比他好，烫他的衬衣绝对要比他好而且快。她喜欢看电视而不是看书，她在剪贴本方面要比书法好，而书法则是他的专长。

这不是说他有了分裂的人格了，只是艾伦在打扮起来成为梅丽萨时是不同了的。他喜欢做她，尤其是在上床睡觉时，以某种原因，他现在每晚睡觉都是穿睡裙，而不是睡衣了。

这不是一种变装的快感，艾伦读过这方面的文章。他没做过自慰之类的龌龊事情，他只是感到这样放松多了。他认为梅丽萨没有他自己那么复杂，而且可能是一个好得多的人。这个正在进行中的犯罪是他所为，与她无干。

一个怪事发生了，他翻他妈妈的遗物，想找找有什么梅丽萨能用的东西，他找到一些首饰他认为会有用的，然后他偶然发现了一大盒绝经妇女的雌激素替补药片。他记起来妈妈开过这些药来治疗她更年期的一些问题，但这一盒还没有拆封，它是掉落在角落里了。他打开了药盒，吞下了两片药片，只是因为他当时是打扮成梅丽萨的。他只有在做梅丽萨的时候才吃这个药片。

最快能注意到的效果是他的头发又开始长了-细绒的毛发满头都是，就像婴儿的头发一样。他去上班前不得不把头发刮干净，以保持平常的样子，但他决定了在他死后，新艾伦将有满头浓发。在旧艾伦死于海上船难，以及不需要伪装梅丽萨了，就会有个新的艾伦了。他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 -他对此深信不疑。

这个新艾伦是另一件让他分心的事情。为了安全起见，他伪造了三个男性的身份证，三个全都能用的。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是无所谓的，但全都有出生证明的，都有经得起检验的家庭关系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背景故事，都是由艾伦组织的，还有一些梅丽萨的帮助。

艾伦选择了两次他死亡的日子，但到了那天又没都没有实行。他的计划是好的，但他就是缺乏决心。他变得感到很舒适了，或者是她感到舒适。她享受着简单的家庭生活，而那远处海边的生活对她是缺乏感召力的。这看起来是像她在拖他的后腿，但事实上是艾伦喜欢有她生活在他家里，他喜欢开车时她坐在旁边，即使她只是个塑料的。

但艾伦决定了这第三次定下的死期是一定要实现的。

这个计划是简单的：梅丽萨把艾伦送到他星期五下班后租的船上。他会为表明他在此地而露面，然后下到船舱里过夜。等他消失在船舱里后，梅丽萨将开车到哈德维克，把车子停放在那里。他已经在几个星期前，用现金在哈德维克买了一艘带马达的小皮艇。在黑夜的掩护下，他驾小艇回到船码头，把小艇拴在船后面，然后出海去了。

他想好了整个星期六都驾船在海上，而且让别人看到他，不过气象预报天气不是很好，所以他决定了那晚把一切都办妥了。他已弄明白了怎样能悄悄地把船弄沉，再溜到小皮艇上，然后他不得不顶着越来越坏的天气，驾艇回到哈德维克。他在那里上岸后就开车回家。

梅丽萨在星期六早上醒来，感到很自由无牵挂了。她戴上了假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今天的她本来应该是作为艾伦在花园里忙，但他已经死了。园丁的活都是他干的，所以她决定到村子里去走走。

“噢，你是艾伦的妻子，”莱提霞说，这个女人是个礼品店的老板，她是唯一的注意到她的人，只因为她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

“我可能是一个很宅家的女人，”梅丽萨解释。“我不大出来的。都是艾伦出来办事的，但这个周末他去航海了。我不能随船去，我很容易晕船的。”她发现很容易聊下去的，似乎她比艾伦所认为的更容易和别人交往，远比她本身更能交际。

她在礼品店里买了一些毛线的编织针，这是她的一时心血来潮，现在她必须要学习怎么织毛衣了，预报的风暴要下午才到，所以她还有时间。

在星期天晚上，梅丽萨打电话给警察局：“也行这个担心是有点过早了，但我的丈夫艾伦还没有回家，他应该在天黑之前到家的。”

当然，警察有规定的行动等候期的，但在海上的失踪一般都会有求救呼叫被海岸警卫队收到的。梅丽萨能够提供一点船的细节，她告诉警方：“我在星期五晚上送他上船，我们在船上吃了一顿饭。他准备昨天凌晨出海，今天傍晚回来的。”

这场风暴证实了艾伦在海上失事命亡了。这不是一场大风暴，但足以让一个经验不丰富的单身海员陷入绝境。几天后，警察叫梅丽萨做好最坏的准备，接下来的一天，一个带有船名的救生圈被找到了 -就像一个明亮的橘红色的墓碑证实了他的死亡，这个消息登在了当地的报纸上面。

两名警察上门来了 -一位男警和一位女警，“这虽然仍要有法医的鉴定，但我们不得不假设你的丈夫已在海上失踪了，极可能是死了。”这听来是直言不讳而且有点缺心少肺的，但正是她想要听到的。然而尽管如此，眼泪涌出了梅丽萨的蓝眼睛，也许是因为意识到艾伦真的离开了，离开去了更好的地方。

由于艾伦是如此闭塞不交际的人，梅丽萨没想会有什么人来的，但出乎她意料地他们都来看望她了，礼品店的莱提霞和其他两个附近的妇女来了，还有办公室里的一小群同事也来了。当地教区的牧师上门了。梅丽萨忙碌地招待客人了 -给他们上茶，接受他们温暖的同情。让她自己惊奇的是，她喜欢有客人来家里。让她不爽的是她必须装作是个悲伤的寡妇，这不是她的意愿，梅丽萨本质上是个快活的女人。

经过了一段公认是合理的时间后，梅丽萨申请认领保险金了，有很多表格要填，有一笔钱是即时的支付，要领取最终大笔的赔偿金额是有一套程序要走的。这个过程包括等待法医的最终裁定，和保险公司的调查官，马克·多弗伊，的拜访。

他坐在沙发上，拿着她刚泡的茶，先以通常的同情开场白，然后很直接地说道：“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而保险才买了不到两年，所以保险公司总是很仔细地调查每个案例的。”

梅丽萨拭了拭眼睛，以某种原因，她这天上了较多的眼睫油，可能她知道这样能使她的蓝眼睛显得更加漂亮，这让她有宝可以押在这个能帮她拿到钱的男人身上。她说：“没有什么能补偿我失去的丈夫。”

她认为在马克的眼睛里，她看到了一些真挚的同情，对这个直言不讳说话的男人来说，温柔似乎是和他不相符的，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她赢得了他的同情和信任了。她把头发捋到耳后，感到很女人，又有一点魅力。这感觉真好。

“我能问你为什么你买这个险种？”马克按着一张单子上的问题问道。

“那是艾伦的主意，他就想要保证我的生活。他说我是他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也是保险经纪人建议他买这个险种的，我想它叫互惠人寿险，你可以问问那个经纪人，他的名字在保险单子上面。”她接着回答了问题单子上的其它问题。

“我发现我们没有你的体检报告在你的资料里，”他说。“但我们有他的体检材料，而且我们只是保他。他是健康的，所以他的突然死亡一定是令人吃惊的。”

这当然是吃惊的事情，但他是必须要死去的。现在这个是确定了的。

“我会再来访问你的，”他说着离开了。“恐怕法医的听证要花些时间的，因为没有找到尸体。这个保险允许你在此期间获得全面的资助。”

梅丽萨收到了这份资助，加上“出生死亡结婚事务管理办公室”的抚恤金，是一份很好的收入。艾伦的无房贷的房子现在归她了，她的开销也不大。

莱提霞和她丈夫很喜欢园艺，常常来帮她整理花园，他们不要她的钱，而她总是给他们做周日午餐，都有加上酒的。

“我就是对园艺喜欢不起来，”梅丽萨说。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艾伦是喜欢园艺的。“我喜欢有朋友来家里。”这是艾伦非常不喜欢的事情。

通过莱提霞夫妇，她认识了其他住在村里的人。他们都提到了她去世的丈夫，尽管14岁时他和父母搬来，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他们都很少见到他。他是很内向的，和她明显的外向性格完全相反。

经过了几个月后，梅丽萨感到能和她的新朋友吗说心里话了：“我俩可能是不相配的，我不像他的性格那样封闭。我让他把我关在家里是因为我很爱他，但我现在喜欢了没有他的生活。我这样说是不恰当的吧？”

艾伦去世有段时间了，但还要过一个月才有法医的讯问。一天早上，梅丽萨洗完澡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没有假发就能看到她的头发长出来了。在她的胸前异军突起，绝对是有了乳房。她光溜溜无毛的身子看上去凹凸有致了，她把不协调的小弟弟塞进两腿之间，整个画面完整无缺了。她想知道她穿着比基尼，在一个艾伦向往的外国海滩上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身体，不是艾伦的，也不是那三个他伪造了身份的男人的。

她突然意识到了，自从艾伦消失后，她没有一刻不是梅丽萨。她每天早晨醒来就打扮成梅丽萨，她吃她的药片，作为梅丽萨打扫屋子，她看梅丽萨喜爱的电视节目，作为梅丽萨外出和人见面，她给她做饭，像梅丽萨一样上床睡觉。艾伦确实是消失了。

夏天到了，她不喜欢戴假发了。她就有自己的头发能行吗？她预约了去发廊做头发。

“你的头发很漂亮，很浓密，”在那天下午美发师说。“头发是短点，但我们可以剪成短发造型，甚至可以稍稍带点卷。”

这是梅丽萨第一次上发廊，但她感觉很喜欢这里，决定以后要常来。她喜欢做护理和聊天，这让她感到更像她所成为的女人。

“你剪了头发了，”这是在听证会时，马克见到她时说的第一句话。

“我试着改变我的生活，”梅丽萨解释道。“我试着继续过下去，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把事情都处理好。”

她经过了所有的听证程序，有租船公司代表，有看码头的男人，他看到汽车来到船边，车上有艾伦，他妻子在天黑前开车离去了，他下班离开码头时船舱里的灯仍亮着。警察说明了大致的沉船时间是在星期六下午的风暴期间，他提供了救生圈和其他的一些漂浮物和证据，但根据潮汐图表得到的结论：“沉船地点无法确定，找到残骸几乎是不可能的。宾格利先生的遗体可能永远找不到了。”

裁定做出了：“在哈德维克港区域的海上意外中身亡。”

梅丽萨发现她紧紧地攥住了马克的手，他坐在她的身边。她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失去艾伦·宾格利的悲哀，就像他真的死了。

“谢谢你在这里陪我，”她对马克说。这是他的工作，他必须要在听证现场的，不管怎样她感谢了他。

“我能请你去喝点什么吗？”他问她。而这正是她想要做的。

“我会让保险金的事宜尽可能快地办妥的，”马克说。他已经喝了三大杯威士忌，说话有点含糊不清了。梅丽萨喝了三杯白葡萄酒，这是她现在所选择的酒了，她的酒量似乎降低了，然而她知道，这个男人的友善态度对她达到目的是很重要的。

“我俩都没有开车，我想我们叫个出租吧，”他说。夜暖暖的，他俩并肩站在马路边上。他说：“我喜欢你的发型，但我要承认我偏爱长发。”他的手触到了她的头发。

“那我就让头发长得长一点，”她说。

他吻了她。这完全是不合适的。那么为什么她放下了手袋，用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

他们钻进了出租车，分开来坐着。他说：“这是不妥当的。我现在是在一个评估的过程中，我的行为是不职业化的，我十分抱歉。”

她现在知道了她的目的了，这在她的嘴唇亲在他的嘴唇上时还是模糊的。她回答：“我很喜欢，还想再那样做，但我同意你说的，要等到我的认领事宜处理完以后了。到事情办完后，我们私人的生活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不管这些话说了算不算数，事情确实进展得很快。在一个星期内梅丽萨就接到了正式通知，那笔保险金是她的了，就只要等钱进账户了。

马克打来电话，要请她出去吃饭庆祝一下，他告诉了她请客的餐馆，她知道去那里必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决定去买点衣物，她有钱了，即使她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不再需要女人的衣服了。她看到一条合适的连衣裙，穿上它就需要有托胸胸罩和特殊的充填物，她很惊奇地发现她的胸脯只需要一点点填补就能达到胸前伟大了，更不用提裙子的下部紧裹着她的臀部。

她去了发廊，把头发做成带一点小波浪，化上了精美的夜妆。她买了黑色高跟鞋和黑丝网袜。总之，这是一个欢庆之夜，她要不遗余力地浓妆艳抹。这效果真的是惊人的。

她说个不停，无所顾忌地调情，她起身弯下腰让他可以看到她的丰乳在杯罩里波浪起伏，她在充分利用她现在拥有的玉体。她在桌下踢掉了鞋子，用脚抚弄着他的腿，然后是他的大腿，最后探进了他的胯部。她对他微笑着，他是百分之百被她俘获了。她从不知道她有这种能力，能有这样的快乐，她完全掌握了这些技能了。

她想过了，今夜是梅丽萨最后的狂欢夜。她拿到钱后，就卖了房子，远走高飞了。她将选一个新的身份，但现在她有了一对大宝贝，让事情变得复杂了，这对玉兔是需要去除掉的。她将会成为一个富有的男人，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她还没决定好的地方。

“你喜欢孩子吗？”在他们吃完甜点时，马克突然问道。

“我总想要孩子的，但艾伦并不热衷，”梅丽萨回答，望着天花板冥想着。这些话是蹦到她脑子里的，但似乎是她的老实话。“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是一个鳏夫，有三个孩子，”他说。“也许我应该先和你提起这个，但我实在太喜欢你了。我想你会是一个好母亲的，而且我能肯定你会是一个好妻子…”

她盯着他看，他也看着他。不知怎么的，他的眼睛看起来比平时大了。梅丽萨突然觉得自己的思维很混淆了。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是我的，我的意思是，我的妻子。梅丽萨，这对你来说也许是太早了，但我现在要对你说，我要你做我的妻子。”

“马克，这才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你不能把那次听证会后喝点酒算是一次约会的。”但她可以看出他是认真的。梅丽萨应该是在某种程度的惊愕状态，不过她感到如此的受宠若惊，她几乎没有想到她所处的情况[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觉得我非常了解你，”他说。“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已经有差不多9个月了。我想我那时候就对你一见钟情了，然而，一周一周的时间过去，你变得越来越漂亮了。你要知道，我不是一个淘金的人。实际上，我是很富有的 -是通过家族传下来的，而不是因为干保险评估员的工作。我只是喜欢你的人，而不是你的钱。”

啊，钱。这钱还没有到梅丽萨的手里，在她看来，马克似乎仍有能力终止她的保险金支付进账。她不该用直截了当的拒绝来使他不快，她需要拖延他的要求。

她的选择是：“等我拿到钱以后再给你回答” -这太露骨了；“艾伦刚去世，这样太快了” -这有点假；“我还不很了解你” -这对他刚说的话是一种侮辱，所以梅丽萨说：“我愿意见见你的孩子们。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

出租车先到她的家，他陪她走到门口，他俩在那里亲吻了，感觉很美妙，像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就是一个男人亲一个女人，而且她回吻了他。

那个晚上她梦到了他，梦到了她是一个新娘，不像是艾伦的新娘，她是一个在教堂婚礼里美丽动人的新娘，有很多宾客在场，他在她面前，她说了“我愿意”。然后她裹着白丝的腿就翘到天上去了，在一片白色丝绸婚纱的海洋里，他在她的两腿之间，一下一下地抽插着她温暖湿润的蜜穴，叫喊着“哦，梅丽萨，我爱你，我爱你”。她惊醒了，把手伸到两腿间。她摸到了阳具还在，但她不是松了一口气，而是感到了一点失望。

在她为去马克家打扮时，她自忖道：“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会嫁给这个男人的，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只需要他的孩子不喜欢我，这事就可以结束了。”但她没打算把自己妆扮得难看。事实上，穿着太阳裙，头发上别着花型发卡，她看上去美极了。

无论是艾伦还是梅丽萨，都是对孩子没有经验的，唯一的是他们自己曾经是一个孤独的小孩，一个不会和别的孩子交朋友的小孩。这是梅丽萨想要弄妥的事情。

但她完全没有意料到她所收到的欢迎，来自马克的两个儿子和他可爱的女儿阿蜜莉雅，她问梅丽萨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一个公主吗？”而梅丽萨感觉自己就像个公主。她很快就感到喜欢上了这些孩子，她也明白了马克是一个好父亲。在这个男人身上能找到有不完美的方面吗？

当孩子们最终都上床睡觉了，她和马克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她依偎着他。最近她开始觉得她需要和另一个人有身体上的接触才能感到快活。这是个全新的感觉，但那是无法忽视的感觉。

“孩子们喜欢你，”他说。“我知道他们是会的，他们想要你做他们的妈妈，他们想要你做被我回橘卧的妻子。”

而这也是她想做的，可这是做不到的。这里有个小障碍，一个小而严重的东西挡着路。

所以当下周钱一到位后，这个小东西必须要除掉了。梅丽萨必须要离开这个她爱了一个月的男人，去做这个必要的改变。他要她答应回来就嫁给他后才放她走，这正是她要做的。

现在梅丽萨有了她想要的一切：她有房子和家庭，以及一个丈夫，他每周至少要和她爱爱两次，把她带上了巅峰，远远超乎了她最疯狂的想象。

她最终想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罪案。艾伦是一个真的人，已去世了，不再被提起了，就像许多逝去的故人，没有人在继续为他悲哀了。在他的房子被卖掉后，他在世的痕迹彻底消除了。呃，也许要除去那个在哈德维克船坞里的小皮艇，和那个船坞的守夜男人，他看见一个小个秃顶男驾着小艇靠岸的，而那晚这个秃顶男应该已在海上失事了。

（完）

The End

© Maryanne Peters  2018